目　录

在桃江这块土地上（代序）……莫应丰（1）

回忆新民共进社……戴武仁口述 莫奇香整理（4）

回忆“益阳南北会师”……丁作之（8）

杨花血泪映千秋……熊世开（13）

益阳县鲊埠镇人民讨蒋讨桂反帝大示威动员运筹备处“一致拥护第二期北伐”的通电……唐义芳供稿（19）

附：益阳县第三区农民协会通告

回忆马迹塘战斗……肖瑞庭（21）

辛亥前桃江地段的行政区划和建制情况……张哲卿（30）

建国前夕桃江地段的学校梗概……丁乐平（35）

冲寒破萼启春阳
——记辛亥革命志士、爱国诗人夏思痛……殷选青（49）

名将由来少白头
——张建良、张子清父子二三事……薛政才 张铁元（64）

大画家高希舜简介……符竹书（76）

曾运乾传略……张先尚（78）

薛士堪先生传略
——附：薛士堪赴法前后家书摘录……薛祚基（81）

桃江出土货币简介……龚　瑛（94）

关山口人民闹花灯实况调查……尚　公（9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浮邱山及其神话传说……刘建纲(104)
石井头古迹及其八景……金　刀(110)
编后……(114)

在桃江这块土地上

（代　　序）

莫应丰

我是桃江人，常常以此为荣，却并不了解桃江的历史。

我对他的记忆全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和始终没有解开的谜。

桃江有一条小河，通增塘，通石牛江。我生在河的附近，在河边走过无数个来回，却不知河的名称。

十一岁，在增塘卖柴，适逢端午节，河里划龙船。两岸人墙垒垒，呐喊助威，好不热闹。输了的一方不服气，挥浆向对方砍去，竞赛变成了武斗。头破了，鲜血染红河水，抓一把水草堵住伤口，冲向敌阵，要把对方的龙船拖过来。据说丢了龙船是最大的耻辱。岸上的人参战了，石头象急雨般飞向敌阵，掩护那位孤军深入的英雄。对方的龙船丢了，英雄用生命换来了胜利。死者和伤员用竹凉床抬着，在街上游行。伴随他们的是勇士的怒目和妇孺的嚎啕。我不懂，他们为什么那样？

同是在那条街上，我见过真正的军队。一色“花机关”，装备精良。领头的是高个子，长脖子，听说叫邓秩民。

队伍开到松木塘去，为了复仇。石牛江打过一仗，邓秩民那一伙失败了，他是跳河逃走的。我听见过石牛江的枪声。这是什么队伍？去跟谁打仗？

我有个本家长辈，搭个茅棚住在路边。打草鞋，吃稀粥，惜金如命。人都说他有钱，于是招来了横祸。有天夜晚，一伙人光顾了他的茅棚。他究竟丢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有人说，那是打富济贫的游击队干的，有的说是打着游击队旗号的土匪。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伙？

那时候天下大乱，信誉不值一文。政府没有信誉，钞票没有信誉。我卖柴，半升米一担，不收钱。纸钱靠不住，银元也靠不住。我没有资格得到银元，却也知道鉴别银元真假的方法：用指甲掐住银元的中心，吹一口，放到耳边听听……

抗战时期，南京的国立美专迁到桃江来办。我曾在学校门前留连忘返，做过上美专读书的梦。那时我还很小，心想："将来……将来……"。那些美术教育家们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地方？这里是后方无疑，但后方大着呢！也许桃花江的风景迷人，才有这番荣幸？

从前有一首情调不健康的歌，叫做《桃花江》，流传甚广。究竟是不是指的我们这个桃花江呢？据闻，全国各地有许多个桃花江。歌曲的作者是黎锦晖，此人是湖南湘潭人士，我所隐约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桃江孙家滩有毛板船和木排通过。那些水手们一丝不挂，象野人。他们是闯荡者，冒险家，将命运托付给河神。他们唱的号子非常好听，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提起笔来，引发无穷的眷恋，牵肠挂肚，零乱无端。谁能说清那些故事的来龙去脉？谁能掘出深埋在桃江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珍藏？桃江县政协决定编印《桃江文史资料》小册子。作为无知的求索者，我热切地期待着。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长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回忆新民共进社

戴武仁口述　　莫奇香整理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真是遍地腥膻，满街狼犬。那时候，从全国来说，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在日、美、英、法帝国主义支持下各霸一方，互相混战，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湖南来说，伪省长张敬尧进行残酷统治，弄得民不聊生。但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入中国，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已进入高峰时期。一些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热血沸腾，他们奔走呼号，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思想。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省立第一师范因“驱张”（即驱张敬尧）运动罢课而停办。这年冬天，正在一师读书的夏曦因遭通缉回到了家乡——桃江杨家坳，并于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受聘到离家五里许的戴氏双江小学任教。我那时已满十六岁，可还在这里读书。因为夏曦只比我大三岁，所以他既成了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溃逃，下半年一师复课，他又读书去了。一九二一年暑假回家便在家乡组织了新民共进社（夏曦本人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参加了新民学会）。

夏曦首先授意刘昆林、龚励峰、夏美哉三人在乡间串连

了十多个人进行筹备，在龚筱初家开了好几次筹备会。因龚比较富裕，开会时便在他家吃饭。筹备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夏曦起草的章程。章程包括新民共进社的性质、任务、社员入社手续、权利义务等。因为内容是新的，这种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式也是第一次实践，参与筹备的成员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一清早，夏曦、刘昆林便来到我家，邀我到离家五里的金楼学校参加新民共进社的成立大会。简单地商量了一些事情后，刘昆林从另路邀别人去了；我和夏曦同路，经黄鹤桥，在他岳父家吃了早饭。赶到金楼学校时，已经陆续来了二十多个同学，齐集在学校近旁龚氏支祠的大堂屋里。堂屋里两旁各放了一条近两丈长的大木凳，这里就作了会场。不久，由龚立峰宣布开会。夏曦作了讲演，他说了当时国内的一些情况，并说了开会的宗旨。他说，这个会约集的都是在乡或回乡的学生青年。有大学生(如北大的徐广德)，有中学生（如夏美哉、胡铁波），也有高小生（如戴武仁）。这些人近的就住在附近，远的住在沾溪。他说，请大家来，就是成立酝酿已久的组织——新民共进社，同舟共济，切磋琢磨，求取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进步。

接着通过章程。章程规定成立共进社后具体任务是反对农村封建势力。发展对象是在乡或回乡、思想进步的学生青年及农村失业的贫苦知识分子中的自愿入社者。入社时要交纳社费两角（折合铜元三百文），经二人介绍、承认章程、填写入社表并经社的领导机构批准。章程还规定社的领导机构是由五至七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章程通过以后，就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刘昆林、龚励峰、龚筱初、胡铁波、夏美哉共五人。

成立会只开了一个上午。中午会了餐，有三桌人。以后，每年寒暑假都开了会，成员陆续发展到近百人。遍及桃江镇所辖的三、四、六、八、九、十里。记忆所及除上述者外，还有下列人员：　夏茂哉　龚金元　汪续书　邓子能　傅寿昌　胡典钦　邹树山　邹蓬人　胡宏作　胡国兵　夏雨哉　史泽刚　曾雨初　胡国延　刘行羽　贺岳生　胡廷术等。从此，新民共进社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活跃在桃江境内。直到一九二六年区农民协会成立，才在无形中消失了。

共进社成立以后，作了下面一些工作。

一、传播先进思想。夏曦、刘昆林等，寒暑假回家，总要向共进社成员讲演时事。如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莫斯科见闻（夏曦曾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等。

二、开展形势宣传。在桃江镇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宣传形式有街头讲演、张贴标语、演文明戏等。那时候，团防局长刘梦龙，准备了一些道具、场景，打算演戏。我们共进社的成员利用合法身份，向他借了这些东西，在桃江娘娘庙大演文明戏，吸引了不少观众。夏曦蓄着“陆军头”，穿着白色学生装，当纠察，维持纪律，工作十分负责。

三、与旧思想作斗争。那时候，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如废私塾、办新学两种思想就针锋相对。当时，我们这里属益阳县，有七个镇（后改

回忆“益阳南北会师”

丁作之

一九四九年四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湖南面临我军强大攻势和压力，加以各种进步力量的推动，程潜和陈明仁二位将军一齐宣布起义，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

八月三日，四野进驻益阳县，（辖现益阳、桃江两县和益阳市），我县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了新的人间。

益阳解放前夕，我们中共沩源乡支部按照益阳区工委指示，积极开展了宣传政策，安定人心，掌握敌态，维护交通，组织力量，准备支前等各项工作。八月中旬，区工委派人传达中共益阳县委关于“南下工作团已到，即去益阳参加南北会师”的通知时，我们真是喜从天降，乐不可支。恨不能长出双翼，立即飞向党的怀抱，会见日夜想念的亲人，迎接党的新的战斗任务。

正欲整装待发之际，忽闻蒋、白残部一〇三军，向益阳方向反扑。为安全计，南下干部暂去沙头、八字哨待命，地下党同志亦奉命严加隐蔽；只有驻益我军，严阵以待，作好歼敌准备。不日，即闻残敌逃窜。八月二十日，南下同志重返县城，我亦按区工委通知，于八月二十二日，匆匆赶赴益阳参加南北会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县城此时真是一派节日景象。爆竹声、锣鼓声、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宣传队、秧歌队和挥舞红旗的群众，人山人海，我身历其境，心潮澎湃，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在三阳旅社，区工委的负责人张乐、张志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用饭之后，稍事休息，张乐同志带我到组织部去。当时组织部只有一名部长、一名干事。部长李洪谋，忙于县委领导工作，机关事务全由干事（区级）李企孟处理。和老李第一次见面，我不免有点拘束，但有力的握手，热情的谈话，亲切的询问，谦虚的自我介绍，完全把我带到了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没有半点陌生的感觉。他关心地招呼我们休息、喝水，并叫我们作好大会师的准备，有什么事情还可随时去找他。

不日，我们沽源乡党支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苏国梁同志也正好赶到。我们虽分别不久，但会师重逢，格外亲切。高兴之余，我们座谈总结情况，整理调查材料，紧张地工作起来，作好参加会师的准备。

八月二十六日，参加大会师的地下党同志均先后到达，共有一百多人。益阳区工委所属人员最多，共七十六人。地下党武装的部份干部、战士也参加了会议，我们沽源乡党支部参加会师的有：苏国梁、苏国荣、苏荫棠、文达、文心、李奇才、刘星、苏民和我共九人，夏一之、陈明、苏立佳、邓皇祥等同志或因在家坚持工作，或因通知误时而未及时赶到。会师之中，县委将南北同志以区为单位，由区书区长带队，分住在三阳，瀛洲等旅社，以便大家有一个互相熟悉、互相了解的过程。南北同志欢聚一堂、共话战斗情谊，情绪格外

高昂。

八月二十九日，南北会师大会在益阳县城县立中学操坪正式举行。县委武装部长左希圣主持会议，县委书记张力耕同志讲话。张书记首先代表县委向参加会师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亲切慰问。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回顾了党的历史，讲述了当前形势和任务。他说："我党历史上有两次会师，第一次会师是北上会师。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拨正了革命的航向，领导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达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那次会师是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会师，会师实现了团结抗日，挽救了民族危亡，把革命推向了高潮。现在的第二次会师是南下的会师，（在益阳的会师只是这次会师的一个组成部份）是在大军胜利南下，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与南方同志的会师，是革命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会师；但是，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强调指出：当前任务是响应党的号召，南北干部团结一致，做好新区工作，借粮支前，解放全中国。报告还充分肯定了益阳地下党的成绩，表扬了沩源乡党支部做了大量的、有益的调查工作。地下党领导人张乐和文星朗同志也在大会上先后发言。他们说，两次胜利会师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两次胜利的会师。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向南下老同志学习，团结战斗，建设新区。张力耕同志的报告和张、文两位同志的发言，以及他们相互亲切的握手，深深地激动着每个同志的心弦，使我们南北干部心

连心，手挽手地走到一起来了。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四起。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含着喜悦的泪花，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

大会休息时，南下同志合唱了一首渡江南下歌，唱出了北方同志响应党的伟大号召，不远千里，开辟新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它不但鼓舞了当时南下同志胜利前进的雄心，同时也激励了我们新区干部勇往直前的斗志，至今歌声犹萦回耳际：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啦、呀、咳，
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
江南的老百姓渴望我们去工作，
党的号召叫我们前进，
开辟新区，啦、呀、咳，
伟大的任务我们来担起。"

大会分区分组进行讨论，地下党同志参加本地所属区、组。讨论中北方老干部联系斗争实际，回顾党的历史，使我们印象更深，启发更大，认识了党的战斗历程既光荣，又正确，由衷地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认识了党的未来任务的伟大和艰巨，确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开头的一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南北干部决心紧密团结，互相学习，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

我参加七区讨论时，一位音容温厚、和蔼可亲，身着灰布衣服的专员忽然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郭清文同志。他一

面热情的问候我们，一面风趣地说："参加革命要吃苦，要牺牲啊，怕不怕？但我们共产党有苦同当，有难同闯，虽然不要啃树皮、草根了，但这种精神不可丢，这个准备不可无嘛！"我们觉得清文同志讲的极有道理，个个称是。后来人人服从分配，不讲价钱，愉快地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复查等运动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能遵循党的教导，没有忘记郭老和力耕同志的讲话，自觉地与群众三同一片，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夺取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会师大会于九月五日左右胜利结束。这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益阳区工委所属党员，除张乐同志和我暂留县委机关外，绝大多数都分配到城关镇、二、三、四、五、六、七区，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也是益阳南北会师三十五周年。我们要学习南下老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分配，不谋私利，艰苦奋斗，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好思想、好作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图四化大业，以此作为三十五周年国庆的最好献礼和对南北会师的最好纪念！

杨花血泪映千秋

——一九二七年天井山乡农民运动片断

·熊世开·

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我们桃江县天井山乡的七尖、竹山、苍葭段三村的农民协会，率先筹建。由锡溪的胡应开任会长，文世钦与黄玉初任副会长。文竹荪任团务委员。罗小元、熊翠娥为首组织妇女联合会。还有文佑民、罗祖远、谢泽堂、张光国、陈先开……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委员及纠察队长等职务。

二月初一，红日高照，碧天如练，上千数男女，挥舞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解放万岁，”……等五彩标语旗，高唱着革命歌曲，群集于苍葭段柳树河坪，举行隆盛的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首先由胡应开、文世钦、文竹荪等同志分别宣讲了农协章程，阐述了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群情激奋，使久久沉寂的山村，空前地沸腾起来了。如举行示威游行，演革命文明戏，张贴革命标语，以及清理祠堂、宙宇、路会、灯会的产业。还断然封闭地主仓库，接管积谷册笈。对烧香拜佛，赌博抽头，吸食鸦片等迷信、恶习，严格取缔。特别对土豪劣绅，‘约法三章：第一，不准粮食转移出境；第二，不准抬高物价；

第三，不准退佃加租。当时经农会调查了解，经管积谷的仓长文邦玉，卡谷不发，中饱私囊。农会纠察队立即将他捆绑游乡。结果清算出私吞积谷四十担，勒令三天内交还农会，撤掉文邦玉的仓长。新设农会积谷仓，实行无息借贷。并尽量优先接济贫病农友。大部积存，以防天年不一。

当时，中等地主如文崧僧等，早已闻风逃遁，跑往益阳、长沙，殷实的大地主如刘梦龙等则远逃武汉。小地主只得龟缩农村，不敢乱说乱动。七尖村号称“小天子”的文小亭特别阴险奸滑。他伪装一副慈悲咽脸，向农会认错求饶，表示恪守约法三章。但农会同志，早已看透了他的狼子野心，决不让他的糖弹得逞。文小亭自恃作恶多端，难逃法网。但又怎能舍得一生苦心经营的“寄生天堂”呢？便选了一个黑夜，私带山田文契、金银财宝，悄悄隐蔽到竹山湾侄儿家去，企图暂避风险，待机再起。可是他这一秘密行径，正好被值夜勤的纠察队员曹时杰察觉，立即报告农会。副会长文世钦闻讯便亲带纠察队员二十多名，手持梭标、马刀，将竹山湾团团围住。队员们四处搜查，就在一间灰屋柴角里，活捉了文小亭。翌晨由农会派人押解桃江镇转县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惩处。可是刚刚解到石井头乡的七里冲口，碰上一个坐青布轿子的人迎面而来，那人下轿挥手阻拦，此人正是文小亭的侄儿文崧僧。他佯称在益阳也参加了农民协会，当即婉言央求：“由我担保就地写出我叔父的倒产纸笔，他的山田户舍，概交农会处理，我同叔父，当众签名画押，决无反悔异言。”农民信以为真，就在石井头张公平饭店里，办好了倒产文书手续。这时文崧僧，进一步向农会请

求："我叔年迈体衰，且连夜受惊着凉，让我暂时护送他到益阳医院休养一段时间。所写倒产文契，上缴农会，按契执行"。这样便把这个吃人不吐骨的"小天子"骗走了。纠察队员们回到七尖村，向文世钦同志汇报了上述情况，并送上文小亭的"倒产纸笔"。文世钦说："你们是辛苦了，但中了文崧僧'金蝉脱壳'的诡计，再去追捕也来不及了。"

天井山农会建立之后，这里确实换了一个天地，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崭新局面。可是不到两个月时间："马日事变"这股反革命逆流，迅速波及到广大农村。此时桃江镇董曾艾云，团防局长刘梦龙，及益阳团防总指挥曹明阵等刽子手（号称益阳的三大屠户）相互勾结，唆使还乡的地主豪绅，寻仇报复。文小亭见复辟良机已到，便急急忙忙从益阳赶回七尖，便在刘梦龙刽子手的卵翼下，唆使"团防兵"，"挨户团"，"自卫队"等反共组织一齐出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会员。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山乡。但农协副会长文世钦，却毫无惧色，当众大声说："我怕死就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还说："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的。谁敢来反攻倒算，只有自取灭亡"。

六月十六黄昏时刻，文世钦同志，独自往苍葭段村烂铺子文邦楮屠坊里，为一个重病的老媪，砍了一斤肉。刚走到苍葭段的木板桥头，却被狗腿子曹义和探知了。当即秘密告知陈三乌龟、刘凤苏、文新秋等几个坏家伙。他们预先躲到文世钦必经的篾家冲口两旁的茅草丛中。等到文世钦一进村口，曹义和大叫一声："文世钦来了"。陈三乌龟等从草丛

里冲出来，在小石桥边，将文世钦擒住。与此同时纠察队员曹时杰奋不顾身，一个箭步前来营救。可寡不敌众，文、曹一齐就擒。第二天解往松木塘向刽子手刘梦龙请赏。走到风家坳一家饭店休息时，曹时杰央求喝口开水。陈三乌龟，不但不准，反舀了一瓢冷水向文、曹两人脸上一泼。文世钦横眉冷对还了一口飞沫说："你们还有半点人性吗？"这时有位好心的文湖海老师同他的妻子，因为在七尖冲教书时，与文世钦同志相识，忙着端来了两份饭菜茶水。文世钦起立致谢，但他粒米滴水未尝，仅曹时杰独自吃完两份饭菜，还拍着胸脯说："死也要做个饱死鬼"。一会儿，文世钦的妻子和几位亲友赶来看望亲人。而狗腿子们，全不理会，大喊一声"起解"，走到松木塘渡口饭店，刘梦龙已在那里等候。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刘梦龙斜着眼睛，轻蔑地问："你是不是文世钦？"文挺胸反问："你还不认得我吗？"随即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刘贼恼羞成怒，没等文的口号声落音，便令狗腿子抽刀向文的头上砍去。文世钦烈士倒在血泊里，壮烈牺牲，时年才三十六岁。曹时杰虽免一死，却受到酷刑鞭笞，打得皮开肉绽，文世钦的头颅落地，血流溪涧，真是人天共愤，草木含悲。多少农民亲友，目睹惨状，无不义愤填膺，惨然泪下。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二时。这个血泪凝成的时刻，永远铭刻在天井山人民的心中。

狠心的狗腿子曹义和，当时把文世钦就义时仅留的三指头皮，用马刀割断，提着人头，来到苍霞段烂铺子柳树坪前。再用一根麻绳穿进耳朵，悬挂在古柳枝头。扬言要"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